

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写

郭子钰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市 200000

摘要：二十世纪是中国逐步现代化的时期，都市作为一个空间接纳着现代化为其注入的全新的建构，同时陌生的话语也深深地影响着都市中的一切。穆旦作为“九叶诗派”的成员之一，其创作和其生活的都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市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和其对个体，对社会的反思。

关键词：穆旦；诗歌；城市书写

中图分类号：I2 **文献标识码：**A

二十世纪的现代化滋生了都市这一巨大“怪物”并使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影响着人们外在生活和内在精神的方方面面。之所以说“怪物”是因为都市作为商业、物质、资本的代名词用一套全新的价值体系和话语方式进化着人，也腐蚀着人，更新人们观念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焦虑。不同于现代诗歌史上处于都市外围的作家，诗人穆旦处于都市内部，他接触着都市这一话语体系的核心，感受着都市所带来的种种情绪，并将这种感受经过艺术的处理揉进诗歌的创作中。本文从都市这一“怪物”对穆旦诗歌的入侵、穆旦诗歌中乡村描写的作用、以及穆旦作为一个个体在都市中的坚守三个方面来探究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写，进而理解其对现代诗歌的贡献。

一、都市的“入侵”

二十世纪的中国经历着巨大的转型，“现代化”的入侵让这个以封建自然经济为主的国家逐步转向现代工商业，因此都市作为一种承载新的社会文化结构的都市形态也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发展着。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相对于所代表的经济形势和社会关系来说，其更深刻的特点便体现在它作为一个“现代”文明的载体对人们的生活和精神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根深蒂固，这就使都市这一形态成为了人们眼中的“怪物”，它的发展是对封建自然经济的瓦解，冲击着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都市中经济占据着生活的中心，“金钱的地位取代了过去政治权力的地位而变成社会与生活最有力的价值尺度与调节手段，人们的生活习惯、观念和情感完全被更新了物质欲望及其满足成了社会生活的主流，文学艺术的古典地位丧失了，古典的艺术感觉和情绪被人们淡忘了人们的关系由礼俗化和自然化变为契约化，新的道德模式和准则出现了。¹

诗人是为一个时代营字造梦的人，都市对现代诗歌的介入不仅让诗歌获得了新的题材和物象，新的精神内涵和情绪特质，而且建立了新的话语系统。但同时金钱和物质至上所带来的是人们心中诗意的消解，诗人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产生的焦虑，以及他们对都市的态度映射在了他们的作品中。穆旦作为生活在都市中的诗人之一，其诗歌有着很明显的都市的影子，反映了都市特有的生活和文化，折射现代人生的存在困境和矛盾，重新审视着都市和人的关系。

¹ 李书奎《都市的迁徙》第1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年版。

都市对穆旦诗歌的介入首先体现在对其诗歌创作手法的更新,包括词汇、形式等。写于1939年的组诗《从空虚到充实》中,穆旦将都市生活的片段以一种戏剧化的叙事方式融进诗歌的创作。

.....

这时候我碰见了 Henry 王,
他和家庭争吵了两三天,还带着
潮水上浪花的激动,
疲倦地,走进咖啡店里,
又舒适地靠在松软的皮椅上,
我该,我做什么好呢,他想。
对面是两颗梦幻的眼睛
沉没了,在圈圈的烟雾里,
我不能再迟疑了,烟雾又旋进
脂香里。²

.....

诗中所写的主人公异常“疲倦”他走进咖啡店寻找安慰,但是却对一切都感到没有头绪,穆旦将都市青年的慵懒、百无聊赖、迷茫的心态展现的淋漓尽致。同时这首诗中出现的“Henry 王”“咖啡店”这样的词汇是限制性很强的,它们的使用得在很具体化的语境里。咖啡店是现代城市才有的,“Henry 王”这种对外来词汇的使用也须得有一定的教育背景。不单单是这首诗,在穆旦的诗歌中,勃郎宁、毛瑟枪、通货膨胀、电话等等日常生活用语大量涌入,丰富了现代诗歌语汇系统。都市不仅仅作为一种被观察物,同时也与诗人的心理契合,穆旦能够通过诗歌追溯城市的节奏,与之共鸣亦或反拨,由此表达个体的城市心绪。

都市对穆旦诗歌的介入还体现在其诗歌意象的反腐,对个体的关照。写于1940年的诗《蛇的诱惑》是一首地道的“都市诗歌”。诗人描绘城市的“夜晚是狂欢的季节”,描绘着五光十色的都市“电,红,蓝,绿,反射又反射”诗人坐在“德明太太的汽车里,开往百货公司”。诗人描写文明世界里的繁华和惬意“带上遮阳光的墨镜/在雪天/穿一件轻羊毛衫围着火炉/用巴黎香水/培植着暖房的花朵”,并将这份惬意同资本和商业化下人的焦虑进行了对比。城市不仅仅有这些繁华,还有“污秽的小巷”“垂死人的脸”“失去的青春/无数年青的先生/和小姐/在玻璃的夹道里/穿来/穿去/带着陌生的亲切/和亲切中永远的隔离/寂寞/锁住每个人”³诗人描绘都市繁华的同时也写着它的阴暗、腐朽和堕落,都市里的人们关系变得虚假,变得利益,变成“枯落的空壳”。现代都市人生的烦琐与空虚在讨价还价的市场上,在店员的打躬微笑中,在女士们的香水里,人们耗尽了生命的全部精力。穆旦对生存

² 穆旦著.《穆旦诗集》第8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³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63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的现代形态提出了质疑，由此他在诗中不断发出了“我是活着吗？”的疑问，叩问着自己，反问着资本下支离破碎的个体。这样一来也就不难理解诗的题目“蛇的诱惑”，穆旦借用了《圣经》中人类因为受到撒旦的诱惑被上帝从伊甸园中被放逐的典故，书写着当下面对来自都市的诱惑正将人类进行着第二次放逐。“无数年来/我们还是住在这块土地上/可是在我们生人群中，为什么有些人不见了呢/在惊异中，我就觉出了第二次蛇的出现”象征着物质利益的蛇对人们的精神进行着腐蚀，人类的第一次被放逐是人神分离，第二次便是弑神，是对信仰、价值、良知和美善的扼杀。穆旦在对描绘现代都市的同时思索着都市里人们精神的贫困与堕落。

写于1948年的《城市的舞》也同样是一首反映着都市的诗歌

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
它高速度的昏眩，街中心的郁热。
无数车辆都怂恿我们动，无尽的噪音，
请我们参加，手拉着手的巨厦教我们鞠躬；
呵，钢筋铁骨的神，我们不过是寄生在你玻璃窗里的害虫。
……⁴

诗的起首便连用了两个“为什么？”，用疑问代替陈述将自己与读者的距离推远，在问读者的时候也在问自己。“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又将推远的距离拉了回来，视线聚焦在了城市中。诗人将城市比作“回旋的舞”，后文使用具体的事物来解释“回旋的舞”。都市里的快节奏让人昏眩；街中心稠密人流的燥热；拥挤的车辆携带着不安的噪音；紧挨着的大厦让人们慨叹。所有这些都市才有的景象都具有一个强大的推力，推动着“害虫”一般的人们在“钢筋铁骨”的城市中蠕动着，推动着人们焦虑的滋长，不安的繁盛。穆旦在这里将都市中的种种特点无限放大化，压制在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身上，“车辆”、“噪音”和“巨厦”这些景象好似囚室一般吞噬着人们的精神，而制造这些侵蚀人们怪物的，恰恰是人类本身。它们对人类看似善意的“邀请”，实则是诗人对“人与城市”主客体颠倒和混乱的无情反讽，极具戏剧性张力。人们在“写字间或服装上的努力，是一步挨一步的名义和头衔”，人们如麻木的工具一般在都市这个“工厂”里日复一日的工作，创造财富的同时贩卖着自己的灵魂，人们在自己建造的“神”的面前如蝼蚁般渺小，俯首称臣。所以诗人在诗的最后再次发出同开头一样的质问，“为什么？为什么？然而我们已跳进这城市的回旋的舞。”这质问仿佛叹息一般，对物质化的悲哀，对人类麻木和焦虑的无奈。

同样描写都市人们爱情物质化的《苦闷的象征》，对都市和人们关系审视的《城市的街心》等。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写映照现代都市对人们生活的介入，包括诗歌中大量日常生活词汇的涌入，对都市特有风景的描绘。但是穆旦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描绘的层面，他还透过观察洞悉着都市带给人们精神上的影响，批判物质化的都市带给人道德、精神上的动摇和迷

⁴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263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茫，反思着人们和都市的关系，这在当时诗人中是可贵的。

二、“乡村”的对照

乡村作为与都市相对的城市形态，是中国几千年封建自然经济的载体，也是中国人生活的“根”。虽然都市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但是乡村仍然处于社会的主导地位，因此乡村所孕育出的知识系统、价值判断、和美学趣味深深烙在了人们的骨子里，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中国现代诗人都是从乡村走向都市，他们对都市的认同经历了相当复杂而又痛苦的过程。很长时期内，现代诗人都是以一种异乡人的身份在都市中流浪，找不到归属感的他们便试图在古典诗歌的精神中找到慰藉。作为与古典诗歌紧密相连的乡村，不但滋养着诗歌的创作，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的陶渊明到谢灵运的山水诗歌，再到构建湘西世界的沈从文，乡村生活从来都是文人们内心的伊甸园。

不同于从乡村步入城市，精神上具有浓厚的乡土情结的大部分现代诗人，穆旦一直生活在都市里，接受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验着都市生存的辛酸苦辣。穆旦笔下也有伊甸园式的乡村，但是穆旦笔下的乡村并不是狭义上的乡村，他所指代的乡村包含着乡村的人民，乡村人民的精神状态，以及对同乡村紧密相连的古典诗歌的态度。可以说穆旦笔下所描绘的是广义上的乡村，而他借乡村以及乡村所涵盖的精神，来冷静地对照他所感知到的都市。

穆旦写于1941年的《小镇一日》便生动的勾勒着他眼里的乡村。

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
公路扬起身，看见宇宙，
像忽然感到了无限的苍老；
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
有树荫下的茶摊，
有茶摊旁聚集的小孩，
这里它歇下来了，在长长的
绝望的叹息以后
重又着绿，舒缓，生长。⁵

.....

这首诗的一开头诗人像是在放电影一样，将镜头从荒山移到了公路，走过平原，树木，最终聚焦到了人物，强烈的镜头感一下就将人带入了开阔又有几分寂寥的自然中。像是萧红《小城三月》里停顿的时间一样，穆旦在这首诗中所描绘的小镇的时间亦是完全不同于都市的缓慢，一切都是钝钝的。这种时间感不仅来自描绘，还来自叙述。“在荒山里有一条公路”“在谷外的小平原上”“有树荫下的茶摊/有茶摊旁……”穆旦的叙述似是娓娓道来的讲故事的老者一般，不急不缓。蜿蜒的公路停在了小镇这里，它在小镇这里稍作了休息后又继续伸向了远方，一切都是那样的安详宁静。这样安详的小镇是完全不同于都市的存在，是另一

⁵ 穆旦著.《穆旦诗集》第30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种更为原始淳朴的生存状态，一切都很舒适，所以诗人才说“凡是路过这里的/也暂时得到了世界的遗忘”。而一个旅人暂时停留在这里，不过是浪费时间，“仿佛是在办公室/他抬头/看一看壁上油画的远景”。诗人这里用一个旅人一下又把缓慢的时间感撕碎在了都市的办公室里，都市的人向往着轻松的乡村环境，但城市将他们禁锢着，只得看一看壁画上的远景来满足。“从一个小镇旅行到大城/先生/变换着年代/你走进了/文明的顶尖”诗人说城市是文明的顶尖，但是城市中的人却被这顶尖的文明所撕裂，所禁锢，所异化。这种爆裂的焦虑同诗人笔下惬意宁静的乡村对立着，反讽着都市所谓文明对人的禁锢和给人带来的焦虑。

穆旦创作于1941年的《赞美》在描写乡村的基础上更高了一个层次。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连接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的和我拥抱⁶

.....

这首诗中诗人的视角从乡村放大到了中国，放大到了华夏大地上。是勤劳朴实的华夏民族，是淳朴的中国人民为“原本荒凉的亚洲的土地”点缀上了“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为山峦、河流、和草原点缀上了一个民族的个性。“干燥的风”、“东流的水”、“埋藏的年代”，诗人用山川风月来记载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悲喜，所有这些烙着人民的印的风景“静静的和我拥抱”，拥抱中诗人悲悯着大地上的苦难和荒凉，关照着整个中国的“根”。他看到“在耻辱中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看到历史在粗糙的农民身上的更替，看到期待孩子的老妇人，看到饥饿，看到荒芜。诗人怀着巨大悲悯来拥抱这片土地，“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穆旦书写着中国土地上历史的更替、人民的苦难、时代的混沌山川的温柔。他不仅仅是书写乡村，他还书写农民，关照着整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个性，咱们人民的淳朴和勤劳。所有这些无言的承载胜同都市中人们的利己，迷茫、堕落构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幅画面，赞美底层人民的同时，不失为对都市的讽刺，和对都市中人们精神的剖析和反思。同样穆旦的《五月》杂揉了现代诗对物象的剪切与古典歌谣的曲调体式，无论是诗境呈现出的对照性，还是行与行之间不稳定的意义关联，它们都体现着真正的现代情绪。穆旦没有被各种现代的“主义”冲昏了头脑而失去方向，他冷静地吸取着古典和现代的长处，将它们很好的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而不是一味的“西化”或是一味的“保守”。

穆旦从传统乡村文化提炼出的“自然”、“童真”、“野性”等要素构成了其诗歌对现

⁶ 穆旦著.《穆旦诗集》第42页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代都市批判的功能。穆旦从来都是以一种辩证的姿态来看待乡村和都市的关系，固然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乡村会因为其局限性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但是传统文化以及受其影响所塑造的中华民族的个性，这些对于人类来说有着永恒的价值，对现代社会人性的塑造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穆旦在“钢筋水泥的神”的都市中刻画着人们生存的焦虑，他笔下的乡村呼唤着“阳光泥土和水分”回归的同时亦呼唤着人性的回归，回归善良和淳朴。他构想一种生命的本真形式：一种与泥土、大地亲密无间的存在来对抗世俗化的侵入。他赞颂着生命在受难中对美德与良知的坚持，以悲剧性的承担来孕育人格的高尚与伟大。都市中的生活是十字架下的殉道者的生活，是在魔性中弘扬神性的赎罪的生活。在这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下，穆旦获取了一种对都市生存进行反思和批判的空间。一方面他现实主义地表现了现代都市的生命诸相，另一方面，他又以预设的神性来批判、解剖生活的魔性，从而在他的诗里产生一种巨大的张力。

施蛰存曾说：“假如有一天能使我在生活中有一点梦想的话，我只想到静穆的乡村中去居住，看一点画，种一点蔬菜，仰事俯首之资初具，不必再在都市中为生活而挣扎，这就满足了。而这已经是太美好的梦了。”⁷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乡村真正意义上的内涵已经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经过情感过滤后的，人们精神的乌托邦。穆旦书写着乡村，书写着自己对纯真的捍卫，书写着自己对都市的反思。

三、个体的坚守

都市作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形态，在中国现代诗人的眼里失踪是和人性认知相违背的，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来自他们都是从乡村过渡到都市的，对都市的接纳异常艰难。因此诗人们对都市大多持批判的态度，视都市存在为罪恶的深渊，着力表现工业化、商业化下生命被物化的现象。但是四十年代的穆旦以理性的眼光分析着都市都市中的种种异化现象，关注个体的精神状态，揭示着都市生命的荒诞，焦虑。不同于大部分诗人将都市置于被批评的不平衡的天平上，穆旦同都市仿佛一直存在着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这种对话不仅仅是都市对诗人的介入以及诗人对都市的反映，更体现在都市如何进入诗人的意识及其带来的精神阵痛，而诗人又如何进行自我调整去面对都市，相互交流和调整之间，都市和诗人成为了相互依存又相互对峙的模式——都市不断地瓦解着诗人心中的诗意，而诗人在捍卫诗意的而同时不断地回应都市的挑战，调整着对都市的审视，寻觅着新的诗意。

穆旦写于1940年的《还原的作用》一诗深刻的揭示了个体和都市之间如丝线般紧张的关系。

污泥里耳朵猪梦见生了翅膀，
从天降生的渴望着飞扬，
当他醒来是悲痛的呼喊。

⁷ 施蛰存：《终于敢骂“洋鬼子”了》，原载1993年1月14日《文汇报》。

胸里燃烧了却不能起床，
跳蚤，耗子，在他身上黏着：
你爱我吗？我爱你，他说。

八小时工作，挖成亦可空壳，
荡在尘网里，害怕把丝弄断，
蜘蛛嗅过了，知道没有用处。

他的安慰是求学时的朋友，
三月的花园怎么样盛开，
通信连起了一大片荒原。

那里看出了变形枉然，
开始学习着在地上走步，
一切都是无边的，无边的迟缓。⁸

这首看似平淡的诗实则内部具有很大的张力。全诗多处运用象征，“污泥里的猪”象征着挣扎在都市里的人，“猪梦见生了翅膀”则暗指人们现实生活的压力很大，在梦中生出了翅膀，渴望着飞翔，渴望着逃离和远方。然而梦醒后依旧是残酷的现实，所以醒来时“悲痛的呼喊”。当“他”醒来后却起不了床，没有动力开始新的一天，他热爱自己身上的跳蚤和耗子都要甚过爱他人。八小时的工作后，人被资本家们“挖成一颗空壳”，落在蜘蛛网里。蜘蛛爬过来嗅了嗅这猎物又走开了，因为他“没有用处”。这里蜘蛛有暗指资本家和社会，他们衡量一个人最大的标准是“有没有用处”，而不是他的优秀品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被利益化，质量化。这样孤独是生活唯有“通信”连接着一个个孤独的个体，花园再怎样繁盛，也抵不过心底的枉然。全诗将都市中个体的孤独描写的淋漓尽致，疲惫、迷茫、荒芜似是藤蔓一样缠绕着人们生长，人在资本的运作中变成了有用或无用的工具，人和人的关系变得脆弱，岌岌可危。穆旦运用象征的手法描绘着自己看到的都市，他没有停留在仅仅是对都市的批判，他进一步洞悉着都市中个体的精神状态，并对这种状态进行着冷静的反思。

再看穆旦的长诗《隐现》，他将个体的孤独上升到全人类的意义层面。

.....

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里，
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
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
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

⁸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 134 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
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⁹

诗人用一连串“我们”开头，模糊了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界限，将个体感受到的孤独延伸至群体，赋予城市中人们的孤独一种哲理性。他以群体的姿态体味着都市中人类的孤独，“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穆旦书写着人们之间的隔阂，个体在城市中的渺小感，他剖析着人们道德和良心的沦陷，人们明明“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把他藏了起来；他书写着现代文明的跌落，诗意的消解，冷冰冰的制度和物质，一切都只是利益的交换。对于孤独诗人也是毫无畏惧，即使城市的物质将人的心理压得老迈，诗人仍然乐观的写道“一年又一年，使人生底过客感到自己的心比街心更老。只除了有时候，在雷电的闪射下我见它对我发出抗议的大笑”《城市的街心》。在直面了孤独感后诗人便身着铠甲，无惧孤独的伤害，他指出人的本质是心灵的安宁，不是肉体的生存。由此，孤独已不是生命运动需要逃避的一种情绪感觉，它恰是艺术家获得生命底蕴的力量支撑。

穆旦深入都市内部，透视个体在工业化和商业化的过程中所遭受的异化，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他感到这是不可避免的，他用自己是亲身体会的焦虑剖析着人性，以一种英雄群体化的姿态对抗都市带来的巨大的荒芜。他为都市中人类精神追求的失落而呐喊与呼告，为人类重新寻找生存的精神支点而不息探索，在揭示现代精神的荒原现象以及对都市生存的人性的关注方面，穆旦无疑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独特的存在。

结语

都市作为二十世纪以来逐步发展的城市形态影响着人们的方方面面，现代诗人穆旦诗歌中的都市书写包含着诗人对都市的审视和思考。都市对穆旦诗歌的介入丰富了穆旦诗歌形式和内容的同时也给诗人带来了焦虑和困惑，诗人的诗歌中映照着都市的千姿百态，刻画着都市这一拔地而起的“怪物”是如何的让人惊讶，迷茫。穆旦在反映都市的同时，刻画着乡村——他心里用来对抗都市的乌托邦，穆旦将其笔下乡村的内涵扩大到人民的苦难、中国的个性、穆旦挑选着传统中的星辰点缀着都市的暗夜。穆旦坚守着自己作为个体的准则，守护着人性最后的光亮。他关注着个体被都市的异化，对其抱着充分的理解和同情，但他没有止步于此，他用自己深刻的分析，反省的能力从文化的角度反思都市文明的弊端，完成了现代诗歌中的都市话语从感性期向理性期的转换。

参考文献

- [1]穆旦著.穆旦诗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2]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M].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3]周婕.论穆旦诗歌的生命意识[D].广西民族大学,2015.
- [4]彭春妮.生命个体与存在体验[D].西南交通大学,2014.

⁹ 穆旦著；李方编.《穆旦诗全集》第128页 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

- [5]徐立钱. 穆旦与英国现代主义诗歌[D].北京语言大学,2006.
- [6]陈林.穆旦研究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02):257-282.
- [7]马春光.论穆旦诗歌对现代“异化”个体的抒写[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1(04):197-202.
- [8]段从学.穆旦:“被围者”的精神结构及其历史表述[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9(04):55-61.
- [9]张同道.带电的肉体与搏斗的灵魂——论穆旦[J].诗探索,1996(04):17-34.
- [10]叶琼琼.论隐喻在穆旦诗歌中的建构功能[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5(01):89-95

Urban Writing in Mu Dan's Poems

Guo Ziyu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0

Abstract: The twentieth century is a period of China's gradual modernization. As a space, the city accepts new constructions injected by modern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unfamiliar words deeply affect everything in the city. As a member of the "Nine Leaves School of Poetry", Mu Dan's creation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city in which he lives. The city deeply influences his creation, his reflection on the individual and the society.

Keywords: Mu Dan; poetry; city writing

作者简介: 郭子钰,男,1996.6月生,硕士研究生。现就读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爱好写作,阅读,音乐。